

## 梅子涵：说说儿童文学阅读，说说文学修养，它们的关系

台下熟悉的面孔和新眼睛们，大家好。我们都习惯说上文学阅读课，就像刚才我们又听了两节课。但我喜欢说，我们刚才又过了两个小时的文学生活。刚才文学生活的课堂已经散去，同学们也走了。其实刚才同学们是在文学里，当他们走出会场，立刻就把刚才的文学生活放下了，立刻去拥抱生活其他的领域，奔啊、跑啊、吃啊、喝啊，说着他们喜欢的笑话。在文学生活里的一两个小时，出去把文学放下，把生活的其他内容融合起来，这些就组成了他们生命的完整内容。

“life”这个单词在英文里面很好玩，既可以解释为生命，又可以解释为生活。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。没有生活的生命，或者说有着很单调的生活的生命，是可怜的。所以我很喜欢英文里一个词有两种用法，翻译成哪个意思要具体看一个句子的语境。

我们这些推广童话阅读的人，就比如说我，其实从来不觉得，一个人或者一个儿童，只是读童话或者文学，就会把他们的生活填得很满，就会总是把童话或者文学拿在手里，掂在手里，扛在肩上，心里从早到晚想的都是文学的故事。其实我们很清楚，他们一离开这个场所，肯定就把文学放下了。

我想问的是他们离开了文学的生活后，离开课堂后，他真的会把文学放下吗？刚才过去的一小时，是文学生活的一小时。他们的记忆和生命里，积累了很多这样的课堂、故事、感动和幽默，这些会影响他人生的另外一面。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够用眼睛，甚至不能用文字去描述的一种关系。刘颖老师的课只要听过了就不会忘记，在生命的角落，也许你自己都看不见，却不得不承认，将一个文学作品带到课堂，带到黑板上，再通过电脑放大到屏幕上，你就是一个带着儿童文学走进生活的人。你再谦虚，还是一个文学的老师。我认为我们不用谦虚，我们总是假装平等，总是说儿童本位，在一个课堂上，包括文学的课堂上，真正的平等是一个老师要像老师，一个老师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教给学生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那叫

虚，那么就把讲台的意义消除了。我非常赞同，课堂里的讲台，要比课桌高一点，而且通常要把讲台放在一个台阶上面，这是不平等吗？不是的。

我们看到讲台高于学生的课桌，学生到课堂本来就是接受一种高尚的东西，正因为有了这个“高”，他们才会在一堂课里面受到感染渐渐长大。所以才有了课堂，才有了教学，才有了讲台。于是，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，如何站在讲台上从事文学阅读的指导呢？

老师的意义在哪里？我可以这样说，教师的意义在一个文学的课堂上。要在小学生、中学生，幼儿园的课堂上，把一个文学作品带给学生。但老师的意义绝对不是止步于带来这个故事或童话，应当还要带他们走进去，以你的能力给他们一点文学阅读的指导和培养，用你所有的修养来影响他的心理。

朱自强先生写过一本书，是关于儿童的文学教育的，像这样的课我觉得都是在进行文学的教育，所以有一个话题必须要提出来，老师的文学修养怎么提高？我想重点讲讲刚才两节课提到的作品。

在刘颖老师的课上，本来那段故事是以书虫结束，而刘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提出要让同学们继续编故事，编一个结尾，结果所有的学生编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编的不是结尾，而是延续。我一边在吃东西，一边在看书，一边在写作者，这是延续。从一个文学作品的角度看，如果这个作品就是到“家里的其他人没有把书虫看成是真正的家庭成员”结束的话，那这个作品就是一颗一颗排列的珠子，不是项链。珍珠和项链是不一样的，完整的项链和分开坠子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。完整的项链之所以漂亮而且有价值，是因为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。真正的结尾是什么？这些人和我都没有关系，都不是我的家庭成员，我怎么能够编出这样很有意思的故事呢？是因为我的桌上有一本书。我是因为喜欢阅读，看了很多的文学，所以我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。我也希望你们看书，如果你们喜欢看书的话，你们就看到了我这本书，于是你就知道了我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哪些有趣的故事。

恩德是德国当代非常优秀的作家，我觉得他的童话和小说非常高明和优秀。我们作为指导、带领孩子阅读的老师——文学的老师，应当看到，没有好的结尾，作品是难以完美的。

大家熟悉的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这本书，可以说是很多儿童文学爱好者、童话书爱好者的启蒙书。其中最打动人的地方，是小兔子和大兔子的表达。但感动的高潮在最后，如果没有最后的两句话，那个作品远远没有现在成功。“我爱你，一直到过了小路，在远远的河那边。”“我爱你，一直到过了小河，越过山的那一边。”它们是这样表达的。最后小兔子说“我爱你，从这里一直到月亮”。远吧，但是如果就在这里结束的话，感动的高潮是掀不起来的。然后，大兔子把小兔子放下来，轻轻地说“我爱你”。母爱的声音是很轻的，不是天天喊着的，它并不指望你听见，父爱有时候也并不指望你听见，轻轻地说一句“我爱你”，然后又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小兔子说：“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那里。”还有比这个更远的吗？妈妈或者爸爸跟他说：“我爱你，远到月亮那里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。”到这里，就完美了。文学里面很多优秀的结尾，会写的作家是写回来，风筝不是只管放出去，还要收回来。好的结尾是把故事的情感收回来，收到一个圆里面，就一切完美了。在图画书《爷爷变成了幽灵》里面，死去的爷爷变成了幽灵又回来了，和孙子见面，爷爷说：“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走的时候忘了跟你说再见了。”然后，爷爷非常恭敬地，像进行一个仪式一样，跟他的孙子说再见，说完以后，两个人拥抱着哭了。这就是作品的一种艺术的和哲学的机制，非常诗意地表达了生命最终要走完的意思。所以当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，一定要郑重其事地说再见，就和一个新生命降生的时候一样。要郑重其事地向这个世界宣告：我来了！“哇”一声，其实那又是哭又是笑。

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最后悲伤的都在心里，但是儿童文学不追求这样的东西，即便是一个很忧伤的故事，最后都要让孩子不落在忧伤里，这完全取决于你对死亡有没有一个哲学、

诗意层面上的理解。最后爷爷说完了再见，就走了，走的时候头也不回。直接走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跟孙儿说过再见，没有遗憾了。小男孩站在窗口，看着爷爷离去。天还没有亮，路上是黑的，可是有路灯，路灯照在爷爷的背影上，照在爷爷走过的路上。小男孩想，爷爷既然头也不回，这说明爷爷在那儿生活得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一瞬间就从永久离别的伤痛中解脱了出来。

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，能够带给你心情的喜悦，也能够带给你悲伤，能够让你感觉到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，也会让你觉得作为一个人，其实是可以顶天立地的。离别是伤痛的，但是用诗意来解释死亡和离去，死亡也是诗意的。

我们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，尤其是在中国儿童文学当中，总是看到平庸，但每个细节又是那么有逻辑。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我们老是讨论真实与不真实。真实与不真实并不重要，你是要用生活当中的真实来对照文学里面的真实吗？所谓真实不是用生活去对照的，在读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考虑他的真实性，也不需要看它是否符合艺术的逻辑。

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通常老师会选择鲁迅的文学作品，一般在最后一定有一个光明的结尾，我当时理解这是为了蒙混意识形态的审查，但是我现在的理解改变了，即便没有审查，没有检查，我在写儿童文学或者其他文学作品时，都会在最后用降生代替死亡，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方法，这样的作品举不胜举。

当我们觉得一个作品读来让人很感动，就要分析这个感觉，如果我们觉得作品很好，就要分析其中的好，是文学语言的艺术让人感动，还是故事的写法或结尾好？当我们能够读懂这些东西，且能用很恰当的语言告诉孩子时，那么这个文学课堂的意义就实现了。或者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孩子，只是跟学生读的一样，我们说这个课堂的意义也实现了。

如果我们自己有很好的文学修养，能够把文学中微妙的东西读懂，然后告诉学生或者很多喜欢文学的人，那样就很好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有好的文学修养？我想最简单的，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，文学的感动的力量对我是重要的，作为一个老师，由我带给学生就很有意义。

我现在讲讲《去年的树》，在台上讲课的老师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角度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、这个学科，以及对于文学的一种理解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，语文教学要往高处走，文学教学要往高处走，虽然很难衡量谁高谁低，但是往高处走那是肯定的。看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思考，也有你的积累和修养，而所有问题的提出，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基本上不轻易否定一个提问者的问题，因为他有自己的高度和思考，我们要理解。

从我的角度来说，从新美南吉不同的作品来说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都是一样的，不同的年代，不同的文学审美，决定了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可能一样。比如说我更喜欢《去年的树》，我讲讲这篇文章和蒋老师的课。我先讲一下，丰子恺画画不要脸，是不是说不画脸就叫简单呢？他为什么不画脸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。他画了一根手杖，画一个人走路的样子，在别的线里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脸了，不画脸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简单是有一种艺术的可靠性和讲究性，画不画脸已经不是简单或者不简单标准。

就像在电影里面，你看普通的导演最喜欢用特写，老师们在教电影的时候也最喜欢讲特写，觉得特写最酷。而真正好的导演很少用特写，尤其是很少用脸部特写。在表达人的心情的时候，不是说只有表达脸的特写才能表达，你表达背的特写也能够把痛苦表达出来。其实表现一个人的手，也可以表现整个人的身心。

有很多在艺术上完全不成熟的导演特别喜欢用特写，然而很多缺点就是在特写中暴露的。可以用别的方式取代的往往是高明的导演，如果你能够不用特写来表现出特写的效果，

你就是最高明的；要是你只能用特写来表现特写的话，那实在是不高明。所以会用镜头的那种大导演经常是用中景，近景很少，远景、特写也很少。

《去年的树》很简单，我们文学修养当中有一个话题必须要解决，不要以为文学一定是跟华彩的词语和句子联系在一起的，一定不能够用所谓的好词跟好句点述一二三四五，来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优美的文章。最权威的汉字4万多个，一个非常杰出的汉语写作的作家，一般一个长篇小说不会超过两三千字，老舍的作品永远是在两千多字。海明威的小说就是典型的没有依靠修饰语，作品中全是简单的对话，但是人物、历史，和生命的很多挣扎，都在这个没有修饰语的字里行间，让我们看见了。

不得不说，如此简单的语言，却能产生如此感人、如此杰出的作品，这是一种伟大。所以好的文学作品，文字是不是有华彩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。一个优秀的作品，可以运用到生活里、感情里。《去年的树》就是这样的作品，如果说树不倒，鸟儿如期归来，唱歌给它听。这个春天、这个夏天、这个秋天，这个鸟儿又生活在了朋友的怀抱里。要是砍倒了也很好，怎么不好呢？一棵树就那么一小块地方，你能遮住多少的风雨呢？你能够照耀多少的土地呢？你那个绿光芒，一棵树的绿光芒，能够到一个人家的孩子的书桌上变成灯火吗？都不能。但是树被砍倒了，它的生命就变成了另外的意义，就是无数根火柴，那也是绿光芒，照亮了孩子，让他在灯光下面做作业，想象着、成长着。于是一个孩子围着这一棵大树，树对人间的光芒比一盏小小的灯更加辉煌。

所以一个作品，你不要把它读死，更不要读到环保，尤其是文学。如果树不砍，请问，现在还有椅子吗？还有餐桌吗？现在挂衣服的衣橱，书橱都是木头做的。一切的高贵，以及让生活变得更有信心的这些，不都是来自一棵树吗？所以一定不要将这些和政治的概念，或者其他的東西简单地连在一起。

文学的阅读是开放的，文学作品不是一条公路，一条路如果前面封锁了，你就不能进去了。文学应当永远是敞开的、丰富的、简单的，而不是华彩的，我举两个例子。泰戈尔是一个散文诗人，如果你仔细去看，他的诗是非常简朴，那么小说就一定要华彩吗？散文一定要华彩吗？通常我们觉得华丽的那才叫诗，其实不是的。文学首先是一种声音系统，朗读可以把你带到真正的文学里去。最后我推荐大家阅读《职业》和《永远的蝴蝶》，谢谢大家。

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有用的话，请点击右上角的【…】，把此文分享到朋友圈，传递点灯之火。

点灯人大学，是由亲近母语研究院提供支撑，为学校、教育部门等提供儿童阅读和儿童母语教育解决方案、高品质的师训和课程服务的教育机构。

这是一个民间的、开放性的大学，一个线上线下充分互动的学堂，一个优质的学习交流的成长平台。国内外著名儿童阅读、母语教育等领域专家都会聚集到这个平台与老师们交流。点灯人大学尊重每一位学员，它有开放的意识，让每一位老师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。